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九至六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黃壽齡

謄錄監生臣李兆文

謄錄監生臣朱起鳳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六月壬辰疎決在京及開封府界諸縣繫囚自雜犯死罪遞降一等至杖釋之　先是四月末王巖叟移簡劉摯請早疎決摯答云即商量蓋自元祐以來多四月已前今歲差遲諸司繫囚殆千人故巖叟以為

言既踰月乃有是命　龍圖閣待制梁燾權禮部尚書燾與朱光庭劉安世俱以論鄧溫伯不從請補外燾出知鄭州光庭安世正月已復用獨燾至五月末乃降名旨後七日始有此除命燾在鄭州嘗因日食奏疏言臣聞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以清明博照為德而不容蔽虧侵掩一有此變則君德傷矣乃令春以來蒙濁霧翳不見清明之景者六十日間得一仰光輝則欣欣然物榮而人喜今又食五月之朔為變亦已甚矣竊為陛

下憂之臣願陛下思所以銷變之理而上悅天心銷變之速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進學伏望陛下屏遠聲色披繹經史宮中清燕熟復前代治亂之要退朝之餘經筵之外間名講讀侍臣咨訪論議　又奏太皇太后曰日灾之應主弱臣强下陵上陰侵陽之謂也宜舉三務以銷之願陛下外飭政事以行王道勸上進學以强君德早正中宮之位以為內助辭多不録行狀云燾既因日食奏疏哲宗數問大臣以燾所在六月名為禮書恐行狀飾說今不取劉摯嘗敘燾除尚書事

云壽與朱光庭劉安世賈易同以言事補外三人者相繼名還前後摯累以白諸公同體之人用舍不可異或有不樂壽者遲遲不決前月二十八日遂蒙宣諭先問鄧温伯行計如何蘇轍對曰臣昨日見之云已上船料不久行諭曰禮部可名壽為尚書即承詔而退是月辛卯堂集將散都不及此事摯曰前時宣諭事當將上畫旨施行衆曰然摯又曰然有一事禮部彭侍郎恐相妨蓋向緣梁彈劾而黜大防曰須於别曹對移議兵吏工

皆不安未定間傳堯俞曰西掖闕人不若還其舊物大防曰甚善既退王巖叟以小簡白摯及堯俞皆云異意者置之肘腋將有後害中書晚集各道其故摯知堯俞為一二人干逼故主之頗不欲峻言可否但云比及梁來須半月二十日莫且更待商量且了尚書事是日壬辰殿廬堯俞徑白大防大防曰莫不妨一就了之蘇轍曰彭自西掖責去未久最先名令又先進於同黙之人恐有異大防曰當時為甚巖叟曰朋附蔡確得罪大防

曰如此則別商量摯曰梁未便來足可別議大防曰假如不避亦自不妨摯稱汝礪修潔有行義氣剛勁喜古人風節蔡確之貶獨上書救之其意非善確也亦不欲朝廷有此一事爾但不量確之潛于心而發見于外者其詩如此是豈可救哉此汝礪見有所偏也一陷於此議而常為公論所指笑然其人亦豈可廢不用哉左朝散郎荆湖北路轉運使李湜為集賢校理知潭州（正月二日又五月十二日可考）三省言潁昌府推勘陽翟縣令趙仁恕贓

狀非一處夏株連繫逮甚衆乞免重勘詔追兩官罰銅十斤除名勒停左諫議大夫鄭雍言臣竊聞潁昌府所勘趙仁恕公事有旨更不再勘止約法斷放朝廷雖以盛暑為念然仁恕之罪不一若其罪盡輕於自盜官錢般家僱人尚恐不可以為後法況更有自盜贓罰錢官酒錢等事疏駁所稱未見盜贓多少容有至於重罪豈可不令勘見罪名若以夏月淹繫為言則如在京及外處見禁罪人不可勝數豈獨仁恕一獄可約法斷放之

守此例一開所害不細伏望聖鑒特賜省察只依韓維奏請朝廷選差官就潁昌府責立近限勘奏明正國典貼黄前來潁昌府所勘未曾結正後來推勘院雖已勘結又經疏駁令若更止約法斷遣則仁恕之罪終是不正他日仁恕重罪固已泯滅只令來所坐安知不為辯訴之因伏乞更賜詳酌又貼黄暑月淹繫誠宜疎滌所有推勘可決者決之恐不可將未明罪狀獨約法斷放施行又貼黄所有推勘院官如將來再勘到趙仁恕顯

有故出情狀乞賜重行黜責以警觀望欺謾之吏十六日彦若乞祠二十四日仁恕編管二十八日彦若罷　右正言姚勔奏臣伏見今月初四日降聖旨指揮依大理寺約情斷趙仁恕事此蓋聖恩以盛夏之月念及干連禁繫之人早令斷放誠見陛下矜憐庶獄之意然臣竊聞頴昌府元勘趙仁恕贓汚不法共十餘事並不曾招伏令來大理寺止取一事約情便行勘罪未協至公若朝廷開此事以為弊端則將來勢家犯法得以希例甚傷公議如此則昨來錄問

官疏駁無所是非而勘官亦不加罪臣恐朝廷典刑輕重平法馭民之意無以示天下近聞韓維奏稱趙仁恕妻見患乞早賜差無觀望之人就本處推勘兼安鼎亦奏乞從朝廷差官就勘臣伏望聖慈依韓維安鼎所奏差官就潁昌府推勘施行所貴用刑當罪以徇公議所有初四日約情指揮乞賜寢罷貼黃趙仁恕是翰林學士彦若之子親連大臣令約情定罪不更根勘臣恐遠近觀聽人心不服乞賜詳酌令依公推勘施行又貼黃

令來雖是盛夏之月裏外罪人似此未結正者不少豈可諸罪不究而止以一事約情斷罪放兼本人既無錄問未圓如將來别有翻論則朝廷又須詔獄於國家公道何所取信伏乞早賜指揮又言臣伏見頼昌府所勘趙仁恕公事已見情理欲結正之次只因仁恕父彦若奏論稱本路監司挾情擿拾意謂其子無贓汚等事以為枉陷非辜朝廷從此下别路差官推勘其勘官孟易因而覬望風旨將前勘大情出入以致録問官疏駁自

始降朝旨差官以致再勘凡經十餘月不能了絶但只淹延時日一行干證人久在囚繫皆緣彥若奏陳所致令來勘案内趙仁恕委有贓盗不法等事顯是彥若專欲以私意苟免其子無忠正之心為國家動揺吏議罔冒上聽使監司沮發擿之効勘官起覲望之意稽留獄禁輿道典刑臣備位言司不敢緘默謹按翰林學士趙彥若身為從官親侍經幄可謂天子近臣矣其子敢為不法干犯國典蓋彥若素乖義訓以負陛下厚恩自合

引咎杜門惶怖待罪而乃公然論奏移過監司且犯罪
麗刑邦有常憲假使勘院屈抑迫其結正自許翻論豈
得規免獄成僥求别鞫若下民皆許如此則訟豈不煩
如使貴者獨然則何以示天下令以彦若一言之訴遂
至十餘月勘不圓太平公朝而彦若侵亂邦法合行黜
責臣竊聞仁宗朝翰林學士張瓌與范鎮同判流内
銓瓌有子因鎻廳補考當用審狀移縣令而鎮令用例
以隨身歷子為證是時瓌雖不與然知而弗止輔臣皆

曰瓌應罰金勿劾仁宗曰不可瓌私其子不顧銓法特奪一官降知亳州且鎮失取會狀瓌誠不與尚且奪官責小郡蓋罪其懐情弗舉以倖其子也今彦若挾私罔上其罪當黜非瓌之比伏乞聖斷重行責降以厭輿論

又言臣近曽上言乞責降趙彦若未蒙施行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公共非一人法也法尊則朝廷尊朝廷尊則羣下服故人臣不可以不敬法人臣而不敬法者必誅此百王不易之典也今監司按吏是職也吏惡而監

司不舉罪重而勘官不究則於朝廷之法何謂哉監司勘官者皆有朝廷之法在焉於彥若之子何有哉而彥若敢奪其成而請移之敢以聲勢動搖其獄而使出沒之如彥若者其不敬朝廷之法可謂甚矣彥若一移其獄紛紛至於半年不了天下獄事蓋當如此者乎推勘官出沒其情則無所加罪録問官疏駮其失則無所是非由彥若故屈天下法彥若之罪豈小也哉令誣人以不實者返本罪告上以不實者從徒坐而彥若誣監司

挾情擅拾欺罔聖聰謂枉陷非辜彥若猶可以異於人
哉彥若者不敬朝廷之法不顧人臣之義但知愛子而
不知愛君令不重懲臣恐他日將有倣此者寖不可止
陛下何以持至公之法而馭天下伏乞聖斷重行責降
以戒後來（姚勔四奏其一六月五日其二無月日其三六月十二日其四十六日）監察
御史安鼎言臣伏覩勑命節文趙仁恕特不重勘除名
勒停者竊以仁恕創造獄具木蒸餅木驢木挾木架子
石匣鐵裹長枷及暗添杖數決人殺傷人命不少又自

盜官錢等罪雖投竄遐荒未足塞其責伏蒙聖慈以人衆時暑哀矜平民囚繫之苦特令約法斷遣此二聖至仁盛德臣不勝慶幸雖然刑名未盡其罪臣更不敢論列所有仁恕父現任翰林學士彥若當仁恕就獄之初曾奏朝廷恐鍾浚挾情攟拾臣男為王安禮報怨臣男即令第三任有舉主無過犯乞下別路差官勘鞫朝廷因此令淮南路差官推治得仁恕贓汚酷虐之狀是實已論報訖其趙彥若有誣告鍾浚及奏書不實之罪未

見朝廷依法施行謹按彥若身為從官朝廷倚以表民厲俗者也厥子犯法不自克責而遷怒尤人欺惑君上畧無恥辱之意昔者石奮治家子孫有失輒對案不食其子固謝請改過延許之孟仁監魚池以鮓饋母其母還之曰汝不避嫌邪為人父母戒飭子孫固當如是彥若不務出此而覆惡飾非助為不善以至共抵憲網皆自取之也宜付吏議以肅朝綱（六月八日）

又言臣近上章乞依法施行趙彥若誣告鍾浚及書奏不實事竊聞已

降朝旨放罪士論沸騰未以為允臣職在言路理難循嘿伏以昔堯舜之用刑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言逃誤過失則雖大必宥故犯無忌則雖小必刑也孔子亦曰赦小過今彦若自蔽其子貪暴之惡而誣奏監司云挾情攟拾為人報怨遂致朝廷特起一獄增延三百餘日捕逮囚繫寧無冤煩是皆彦若一言之所致也原其情則非誤論其過則非小當刑也而復宥之既不應經復不應律借如昨因移推得仁恕事狀果如彦若所言其

舉發監司與前勘官吏朝廷能置而不問邪臣知其必不能矣於彼不能容而此獨釋之似非公朝之所為也故臣以謂苟貸彦若則有四失請極言之一者啓近臣詐妄之論也二者沮監司嫉惡之失也三者世家驕横子弟無所累其心也四者示朝廷用法不平急疎賤而緩貴近也彦若一儌倖而四失從之其利害孰多焉伏望陛下暫割優禮之情特為天下行法糾虔不肅警戒未然所謂懲一勸百刑期於無刑者也臣不勝愚直之

至六月十四日安鼎四奏其一六月八日其二六月十四日其三六月十七日其四六月二十三日

監察御史虞策言臣伏見京西提刑鍾浚昨按發許州陽翟縣令趙仁恕酷虐貪贓犯狀甚明仁恕父彥若身居侍從其子憑藉恣橫犯法而彥若乃更緣飾姦言公肆欺罔却指論鍾浚為王安禮報怨欲以惑聽亂法令朝廷以干連人衆適當大暑更不重勘約法斷遣而仁恕猶得除名赦下之日公議甚喧莫不喜朝廷愍惻干連人大暑繫獄特行斷遣莫不忿彥若前言欺罔朝廷

歸罪監司欲示人以形勢動搖獄情罪不可赦其翰林學士趙彦若伏望睿斷特賜黜責以昭示至公厭服羣議六月八日

又言臣伏謂朝廷方患諸路監司寛弛不能奉法以肅所部令來京西監司按發仁恕在任酷虐贓汚等事乃其本職當為朝廷行法為百姓除害而彦若輒忿怒上書肆其巧言欺罔朝廷欲中傷監司稱是挾情擿拾為人報怨使彦若之言是則監司之罪將安所逃令仁恕已除名彦若之言豈可獨釋而不問也其趙

彦若顯有上書不實等罪伏望聖斷特行黜責乃協天下公議臣以言為職事有當言不敢循嘿虞策四奏其一六月八日其二六月十四日其三六月十七日其四六月二十五日

癸巳詔因親屬沒於王事補授名目人並須存恤亡殁人孤遺毋令失所若情義有虧聽所在陳訴官司驗實聞奏取旨

先是西賊數萬人寇定西城及通渭寨是日執政聚議欲絕歲貢以坤成使人已逼姑止此據王巖叟繫年錄李憲十朝綱要寇定西城及通渭寨攻毀並邊崖㠃殺守㠃人甚衆又寇涇原大掠開遠堡得勝等

寨而去

甲午尚書省言開封府推官楊景謨狀準府牒詣諸縣決遣不合該赦原者按開封府推官張商英先因奏請被吉徒以下罪狀分明不該編配及奏讞者雖小節不圓並許專決自今踈決並乞依此從之

乙未詔應侍從官待制以上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寄祿官中散大夫以上武臣横行諸司使遥郡以上及宗室侍講讀崇政殿説書修撰直龍圖閣都知押班開封

府推判官府界提點發運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提點鑄錢並進敘

丙申戸部侍郎寳文閣待制范純粹知延安府先是樞密院聞趙卨死韓忠彦與王巖叟議所以代卨者惟純粹可及都堂聚議吕大防亦以為莫如純粹忠彦曰向以純粹輕嘗議韓縝大防曰老矣亦難往劉摯曰前執政中宜有人衆不應蘇轍曰舊聞曽欲用范堯夫大防曰嘗有言者遂已蘇頌傅堯俞無所可否巖叟謂無以

易純粹於是進呈純粹除目巖叟曰純粹壯年有風力似其父又嘗在延安委任極得人也摯及忠彦曰純粹方自邊上來必以母老辭巖叟曰國事為重太皇太后以巖叟言為然而純粹果上章辭免太皇太后曰來恰一兩月大防曰在純粹不得不辭免且依前降指揮他日樞密院又言差純粹極當乞以恩意慰遣太皇太后曰三省適欲遣中使巖叟曰甚善都堂又名純粹面諭純粹猶不肯受命三省樞密院言朝廷恩意如此若固

辭免朝廷何以使人欲限五日朝辭如不行則須與行遣純粹乞八月初赴任從之大防又謂同列曰延安雖去終恐心不安萬一厥母道病卒不如易之巖叟曰誰可曰渭帥可乎巖叟曰渭方有警却誰可大防無以對巖叟又與忠彦論不可易之理謂同列曰塞上數十萬生靈性命繫一主帥惻隱此一人不若惻隱及數十萬人也此用王巖叟繫年錄修入劉摯日記載此事尤詳今附注此六月七日除目以范純粹知延安吾嘗白衆純粹母老方自外來恐難便遣徽仲彦霖皆謂邊事熟無若此人者及進呈又以其親老而病彦霖曰國

事重私計輕衆和曰然遂可十二日范刑侍以純粹事來十七日集都堂純粹至范旣以親老而疾人子之心安委以去辭師甚哀昨日上前吾亦畧為言其故而呂相決欲其去呂相非有他意特以右府主之固右府亦特以王彥霖確不肯移然大抵皆以純粹習邊事詳且久耳此固國事也不當以私義免然吾嘗白二三公以謂急難之時則可以一切斷之令幸平居無事亦可以少伸臣子之情范母七十風病八年卧于床止有一子從來飲食起居賴以為命令使之離去似非人情呂相曰適以鄜延要地有邊機之事未了故須其人吾曰所謂邊事是地界也地界之辦于本路者已了當自來只有熙河地界未必在延安適議近已有指揮令夏人遣使自詣熙河說話則延安無所事矣又曰陝西門户在延安不獨熙蘭地界也吾曰使純粹死則延安遂不差人乎韓師朴亦曰誠是誠是使其丁憂則又如何呂相曰事至如此則須別論也吾於上前雖開陳其端而不

欲極力論之蓋吾所主者純粹之私計彼所主者為王事擇人上之聽有難易也呂相因請曰臣昔為陝西經畧判官而先臣病於家蒙先帝遣中使按問令乞遣人問勞范母以遣其子之意邊事了即召歸矣簾可之令日范至都堂具道昨日宣諭之説呂相語之曰便歸矣莫且勉為朝廷行范懇甚切至既去呂相曰莫須別商量師朴欲以韓玉汝蘇子由欲以范堯夫呂相欲以苗授又欲以劉舜卿吾以班薄示呂相曰請於學士待制或前執政内選人皆不可吾曰從官内外如林豈無一人可帥者乎蔣之奇錢勰皆在陝西久可擇一人呂相曰皆難保彦霖曰純粹遣不行則他人若再辭豈當强之師朴曰不若且令純粹去嚴與一指揮呂相曰范若免須與宮觀顧師朴曰請諭如此來日且再遣之更看上面如何議事之難大約如此十八日延和諭曰昨日遣人諭范母至其家果病不虛三二公執前議仍云若堅辭須當行遣與一閑慢差遣吾曰彼以親疾而辭亦

須甘心遂不允其乞仍限五日朝辭過都省𥟖仲留門下范純粹來云見呂相已有回意將詰右府按摯所稱右府指韓忠彥及王巖叟樞密也忠彥同知巖叟簽書然純粹卒不免延安之行

著作佐郎

集賢校理張耒為秘書丞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耒以正字為小著十二月四日加集校令却除秘丞政目有此姑存之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復自秘丞集校為史局

右朝奉郎王鞏罷知宿州仍舊管勾太平觀以監察御史安鼎論其行穢而體量監司觀望如重於置獄姑乞追還新命故也五月二十二日可考劉摯嘗敘鞏事云鞏奇俊有文詞然不就規檢喜立事功往往犯分躁於進取蘇轍凡弟奬引之

甚力然好作論議夸誕輕易臧否人物其口可畏所喜所不喜别白輕重無所顧忌以是頗不容于人昔坐事竄南荒三年安恩難一不戚于懷歸來顔色和豫氣益剛實此其過人遠甚不得謂無入於道也元祐初司馬光甚恱之以為宗正寺丞意欲有功名不免時復上書又有犯分之舉公議惡之去通判揚州在任皎皎當事府賴以治吏謝景温王安禮二守皆相歡甚於是有少年之過代還除知海州不滿意有所干請吕大防愛其

才憐其有志改與密州除知海州在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改密州在六月八日罷在九月二十二日言者交攻乃下淮南考按轉運使張修言有狀然不指其實迹乃罷密州時到官數月矣還京索寞久之用恩例乞得太平觀見議者既息而輩意復有所萌乃謀得中司特薦又遍以干求復除宿州言者交攻之再下本路考按林積意以為無事而其言婞㜷不堅決言者劾積罔上請再體量於是中書具坐諫官鄭雍姚勔章疏下淮東提點刑獄王桓按實輩曰是必欲取其

有罪而後已不可留矣乃去南京以待官期摯與鞏實連姻言者攻鞏不釋意有在也不然此何等事而至于如此哉元祐以來以不謹被劾者前後非一皆不體量獨鞏如是事可知矣宿州固未可保也鞏去未幾鄭雍姚勔及安鼎並乞罷鞏宿州三省議以為然蘇轍欲候體量既進呈呂大防曰已按其事欲待其來而言者又如此更聽聖裁摯因進曰此一事首尾二年而言者紛紛不已事至尋常獨以鞏與臣連姻所以外言疑臣主

之然臣從來不曾與議令莫若罷輩以慰言者俟按見無罪却還輩一郡如此亦所以安輩也從之摯李子蹟實娶輩女云（十月六日輩特銜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張升卿知宿州從其請也特封實錄院檢討官黃庭堅母壽光縣太君李氏為安康郡太君從庭堅所乞以轉官恩回授也庭堅尋丁憂去詔特賜絹二百匹（賜絹在二十日令許書劉摯十二日記以錢五萬賻黃氏庭堅丁母憂庭堅以實錄成當進秩請回授其母一郡太君勘當久之其母臥病累年庭堅侍藥擬於誠孝近聞增甚吾為趣其所請狀又為擇美名與之曰安康郡太君冀以迎禧却

咎八日敕下是夜不起矣實李公擇之妙也可為歎惘將歸葬于洪州分寧家貧甚夫人鍾愛一女嫁用三千緡庭堅一切無違生是寘之按摯於庭堅尤拳拳者因安康事附注此

及第進士馬涓為承事郎簽書雄武軍節度判官朱紱為忠正軍節度推官張庭堅為成都府觀察推官庭堅廣安人紱秀州人也劉摯日記云涓紱庭堅皆太學高第涓狀寢不及二子庭堅尤有操行

戊戌兵部言戎瀘州義軍雖有團結之名其部分未必齊整難便番分按試犒設恐因追呼生事欲將元豐條約删定諸指揮各於本村教習歲一設酒食支賜衣鹽

扇繖之類從之

庚子樞密院言元豐七年中書省條堂除知州軍三年為任武臣依此元祐元年指揮以成資為任武臣未曾立法詔武臣任六等差遣川廣成資餘並三十箇月為任　初韓忠彥等建請太皇太后曰只為員多闕少忠彥曰使臣有待闕三四年者王巖叟曰如此不惟與文臣均一兼爭得半年差注稍疾且輪轉得行故有是詔

樞密院又言新復七監其所生駒數不足以補死損

之馬又多低小不應上軍格深恐有不貲之費而無武備之實令欲選差知馬政大使臣二員分詣左右廂諸監詢訪利害與提點官詳究事狀同赴太僕寺講議聞奏從之　詔方盛暑慮刑獄繫囚除在京府界諸縣已降疎決其諸路令監司除所住州府及鄰近州躬行分詣外其餘州軍即選官催促結絕事理輕者先次斷放

詔諸路州縣自令非法令所聽即不得以官物賒貸及抑配亦不得以財產抵當請出令監司鈐束如違并

監司不切覺察並取旨重斷

壬寅給事中范祖禹言左諫議大夫鄭雍奏貢舉條程文經義每道不得過五百字策不得過七百字如過二分雖合格並降一等令辭理優長者往往過數欲用舊制自發解至御試文並不以過數為限廣收閎博之儒以副設科之意令禮部詳定聞奏竊謂對策字數不當立限衆所共知理無可疑不必更令禮部詳定乞並用舊制詔今後對策過二分更不降等已上並依舊錄惟經義猶

依前降指揮祖禹又封還以為不可此據祖禹家傳不從給事中朱光庭再封還亦不從政目七月四日給事中朱光庭繳科場不限字數文字令附此七年四月二日乃從臣僚不限字數

熙河蘭岷路經畧司言故東上閤門副使景思誼永樂死事已推恩親弟興宗及再從兄姪外不及三女欲乞改正詔親三女夫各授三班借職其再從兄姪所授並追改　詔令後入伏前復令入内内侍省差人傳宣三衙權放諸軍班教閱以殿前馬步軍司乞復舊制故也　初三衙申樞密院狀近伏七十日已依令式減

放說王巖叟白韓忠彦曰故事自景德以來皆内侍省檢舉遣中侍傳宣所以感悅人心令編之令式作常事行不復見朝廷恩意矣忠彦甚以為然及開陳太皇太后亦曰如此則為常事巖叟曰事雖小實繫衆心令臣等所奏止及軍中若據舊制并皇城司軍器將作監共差内侍五人京師皆徧太皇太后曰待處分内侍省遂降是詔　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奏事得旨神宗御集已賜外更不須初編成九十卷四十卷係邊機更不印賜

始議文臣待制武臣觀察使已上皆賜及是先賜二府各五十卷韓忠彦謂呂大防曰編賜非便五十卷中猶有機事及峻斥大臣者復賜其人不可大防欲再删削減卷以賜既進呈太皇太后曰不賜何如王巖叟曰不賜更好忠彦亦云遂定

甲辰天章閣待制知蘇州黄履知江寧府左朝請郎彭汝雲權淮南路計度轉運使五月六日自京西除河北尋罷汝雲事當考

詔國史院置修撰官二員内長官兼知院事檢討官一

貟遂以翰林學士趙彦若給事中范祖禹兼國史修撰
内彦若兼知院事　樞密院言管勾河東沿邊安撫司
請弓箭手所養馬聽馬主乘騎即經宿馱載私物過五
十斤並以不應為從重論從之翰林學士兼侍讀趙彦
若乞京東宫觀差遣詔不許
乙巳右正言姚勔言臣近三次上言乞責降趙彦若未
蒙施行臣竊惟陛下聖意以彦若侍從經筵之臣不欲
遽加黜責雖然朝廷典刑不可不振祖宗法制不可不

行臣昨曾以仁宗朝責降張瓌事聞於陛下當時為翰林學士止坐子違銓法知而弗舉尚奪官責知小郡仁宗天性至仁蓋不肯以瓌廢天下公議此事載在寶訓垂式萬世伏望陛下上稽先烈下察臣言無以區區一彦若而屈朝廷公論令趙仁恕虐毒贓汙無罪殺人衆惡發聞獄以情得只因彦若誣罔奏論而牢禁一移姦弊百出直至半年有餘而仁恕之罪十脫其九勘官如此亦無是非皆由彦若誣罔奏陳所致安可不責雖陛

下欲赦之如天下何彦若心眠惡子依倚形勢以紊朝
廷公法罪當重黜伏乞聖斷早賜施行　監察御史安
鼎言臣近者再上封章彈奏趙彦若誣告鍾浚及上書
不實等事罪未蒙朝廷依法施行臣再詳誣人以罪國
有常刑欺君不誠人所共惡况居貴近之列得無名教
之責彦若厥子貪殘情狀明白不自媿耻又從而蔽之
巧詆監司誑惑君上畧無士君子之行此而不懲何以
誡衆臣又伏覩去歲冬温無冰令春極寒至夏方過而

炎熯如大暑後推其咎證皆正當洪範舒緩之罰舒緩者無功受賞有罪不誅之謂也國家三數年來賞惟務增罰惟務減恩浮威弛上干陰陽其報應已著而猶為此姑息之事臣恐沴氣浸深別致祥異伏乞陛下早賜黜責彥若以糾不肅仍深省天戒善必賞惡必罰常留意於乾斷也臣不勝愚直之至六月十七日 監察御史虞策又言臣近曾再具狀彈奏趙彥若為其子仁恕在任酷虐贓汙事發輒緣飾姦言欺罔朝廷指論監司不實

乞特加黜責未蒙俞允施行臣伏謂不問是非不畏法禁裝飾巧詞忿然抵冒者此田里小民不知義理者之所為也彥若身居貴仕當知義理當畏法禁乃敢公然無所愧恥倚勢怏忿巧言上書欺罔朝廷動搖大獄行誼如此而猶可以論思玉堂侍經帷幄談先聖王道德啓沃人主者未聞也況上書不實自有常刑其趙彥若伏望聖斷早行黜責以清禁從以尊朝廷六年六月十七日奏也

侍御史賈易言臣聞賞善罰惡帝王之操柄天下所

賴以治也惟大公無私故能服人心信天下有如高下重輕一失其平則人主威令有所不得行積而不已至於失天下之心是以明君敬畏而不敢忽也伏見陽翟縣令趙仁恕貪贓暴虐近世未有既倚其父為侍從要官又託執政大臣婣緣姻婭肆行不法賊殺無辜自盜官物贓滿數百貫强取部民女使并奪財貨語其貪則甚於冦賊論其虐則酷如猛虎使一邑良民嗸然受毒幾不聊生本路監司依公按發有司勘鞫罪狀明白其

父彦若身為近臣素無教子之義知其所犯在於極典乃為苟免之計巧飾市井無恥之言欺惑朝廷指提刑鍾浚為與王安禮報仇傳之中外人皆嗤鄙憤疾恠其敢為誕謾不顧義理如此之甚也既而上下徇情行其誣奏不待本州結絕更令隔路差官别推世俗之情動懷覬望故出脫仁恕自盜死罪殺人重辟録問官駮其案節臺諫論其罪惡未聞有所施行遽罷移勘指揮直使憑空約法止於勒停而已變亂法令欺誣上下有加

於此者乎案仁恕慘毒汚濁稟受特異憑藉勢要輕侮朝廷法外峻刑公行黷貨實與犬狼同其質性彦若備數從官獲侍帷幄有乎如此不思戒敕至使播棄官刑滅絶人理而彦若偃然畧無慙懼之心恣為護詐之惡謂天為可欺上為可慢且欺天不道也慢上不臣也議罪定刑在所不赦若仁恕不抵嚴科彦若不行遠竄臣恐人主威柄移於下天下之人亦無所取信其為禍患豈可一一而數哉故曰刑罰象天之震曜言非臣下得

而干也今以一近臣之子而亂天下之法何以厭息姦臣之横議宣揚二聖大公無私之盛德耶貼黄仁恕非法造作鐵枷石匣木蒸餅之類皆令昔未有怙威肆虐如古跋扈之臣贓汙奪攘劇於刼盜前後統屬監司畏其氣勢莫敢指議養成其惡塗炭生靈今來提刑鍾浚果遭疹若誣奏未克自明臣恐此風浸長姦宄不法之人無復顧忌實亂天下之道也又貼黄仁恕非法行杖數決殺平人郭德令勘却仁恕不知自盜官錢就延會

支散樂人弟子令勘却作賣酒支破在任買賣剩利贓令勘却作仁恕不知令本妻一面承認兼風聞推勘院放令人禁干照入往陽翟縣以根檢文字為名傳送獄情令諸色符同供答有至三五次往來本縣者遂將仁恕入已贓錢作先在人吏私家收掌遂家亦便承認以此觀之小人望風附會公然出入重罪不畏朝廷典刑專務希合權貴臣欲乞直付御史臺根治或自朝廷選差强明官一員前去許州置司勘鞫庶盡情實以示天

下至公無私之政又貼黃彦若以學問備從官之列實論思啓沃之地侍帷幄之嚴乃講讀師儒之任而內無教子之方外失事君之義觀其所發凡鄙闇狠市井所不為豈可更容塵厠清班終何補於聖治邪伏望睿慈深鑒馭臣之柄察其有不可赦之惡出於獨斷黜之散地以風動四方天下幸甚　又言祖宗以來命官犯贓罪不以輕重皆有特旨如仁恕所犯自當極典乃更從輕是必出於曲相隱庇之情何其棄公議而貴私恩如

此其至也伏乞聖慈深賜辨察貫易二奏其一六月十七日其二六月二十六

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御史中丞趙君錫言近論列臣僚堂除差遣已蒙出牓朝堂緣令來歸吏部者既衆其闕次至注擬不足欲除清緊繁劇須由朝廷除授外餘闕次並送吏部詔見今堂除闕内單利耀溫州知州霸州石州

順安軍通判並送吏部差注三月十五日可考　尚書省言諸司提點刑獄每半年具賊盜火數欲上半年於秋季內下半年於次年春季內奏聞違限不奏者杖一百從之

新無　詔蘇軾撰上清儲祥宮碑御集十八日　先是知熙州范育言王巖叟云蘇轍論范育生事繫六月十八日　臣近據權發遣通遠軍姚雄四狀乞修城寨已具析利害奏聞去訖臣竊以朝廷昨詔本路與夏國分畫自定西以北二十里與秦州隆諾特界一抹取直及智固勝如堡外亦打量二十里

本路再陳努扎形勢及一抹取直等處各乞隨本路利害分畫亦蒙朝廷許令與夏人商量然夏賊自去年六月中舉兵攻智固勝如二堡朝廷姑務函容止令婉順商議後來又降指揮令赴延安會議夏人輒敢拒違朝命妄稱延州無可斷之理及稱本國所差官已令發赴熙河蘭岷路就六處城寨界首相會又指延安府所差官就智固勝如等堡及隆諾特取直等事以為翻覆及南朝昏賴又云如南朝實有就和之意請勿再說及隆諾特

堡上取直及二堡之事其言詞簡慢不遜全無恭順之
體朝廷方且指揮許令遣官赴熙河商量而夏賊遂舉
兵十餘萬衆入寇臣先期起遣崖嶤老小孳畜為清野
之計及戒諸寨堅壁以守又姚雄出兵奔衝要路賊遂
駐兵蟾牟山卜結隴川一帶攻毀並邊崖嶤殺守嶤人
聞熙河岷州兵已集一夕遁去野無所掠其弓箭手人
口尋各復業然而崖嶤既毀未有所歸不毀者亦未得
安居臣雖委官與姚雄相視舊嶤又擇要便之地重行

修葺然恐崖巉雖成終非禦賊之計竊覩此賊所毁諸巉皆在一抹取直之内料賊之謀自以其地係今來所執去處肆行毁撤以示必爭又如去歲毁智固勝如與朝廷不與之較及本路更不修葺自爲得計爾然智固勝如内無居住人户外無耕種地土止是差弓箭手留宿及巡檢往來巡邏爲守據之計賊既攻毁則未可興工起兵邊復修築令定西以東一帶崖巉盡係弓箭手居住其傍地上皆係弓箭手耕墾各已著業歲月既久

所衣食者千有餘家無慮數千口孳蓄萬計固不可不再行修復以保邊面為今日修復之計與却開崖嶢不若遂建堡寨計其人工而使邊勢獲安賊雖再來攻犯無復前日之可毀則為上策也兼臣策料賊本為爭占此地遂行攻毀若今日修復必再萌犯邊之計恐乘此秋成因糧入冦若崖嶢規模止仍舊貫勢可復毀則臣恐數千生聚不得保居稍失枝梧遂資賊手故臣所請修寨之利正在今日蓋不可緩也臣再慮朝廷猶以夏

賊入詐于朝指為所執之地然爭地之體止當上遵朝命遣官來延安府或熙州以理商量雖復數四堅執不回無不可也豈可遽逞兇謀亟舉師衆肆行攻殺覬賊氣勢若我無先備則刼掠之暴將何所不至蓋其逆理犯順悖道違命之極也令以理論之彼以言詞來爭我則以禦扞應之宜不為過也豈可憚而不為之乎故彼毀二堡我修李內彭努扎以禦其來彼毀定西以東崖嶢我修數堡寨以禦其來皆非自我生事蓋彼先動而

我應之爾故臣願行之無疑也又竊計本路邊防利害非特為熙州之重實繫西邊一方之重西方一邊實計天下之重不可不察也何哉臣觀夏賊之為國自奄有西涼開右廂之地其勢加大後熙河既復則固已斷其右臂又得金城之險固定西之形勝據其上游可以控其腹背而臨制其國其智固勝如之於金城定西以東川谷之於定西又足以全其形而壯其勢矣臣觀金城北臨大河西邊之地偪隘南有皋蘭馬銜山之阻惟康

古智固勝如平沃且有泉水可以灌溉古稱榆中其地肥美不誣矣定西以東平原大川皆膏腴上田其收畝十餘斛昨朝廷遣官相視俾圖以上可按而考也況熙河數郡之地皆屬國所占其在官者十無一二是以民田無慮一二萬頃可置弓箭手僅萬人以布列二邊自兵未衆墾田未廣穀未甚積兵未甚彊今二堡定西之占其地則此二州有金湯之固而熙河一路亦減屯戍永無邊鄙之患又歲得穀無慮數百萬斛人食其半官

糴其餘則價益賤内饋亦省矣非獨爾也臣甞究知夏國之間田彌亘山谷動數百里未悉墾闢令其爭占固非在此數十里之地其意直欲毀吾藩籬使金城定西有難守之勢異日可圖然後賊計乃遂蓋無智固勝如則金城必危無定西以北之地則定西必危金城危則熙州有奔衝之虞定西危則通遠有扼亢之患二州危則賊可攘臂於中河岷焉得而守也熙河一路危則中國無臨制之形而夏賊有跋扈之勢臣恐兵不得而解

人民不得而安其患浸淫於中國故臣以謂繫天下之利害者此也恭惟神宗皇帝奮神武之畧資天下富强之勢開置熙河數郡當其經營之始不無勞人費財之患積累于今二十餘年其郡邑既已雄盛人民既已富庶法令既已整備邊勢既已盛彊兵日益減費日益省穀日益賤其規模之宏遠可以保萬世之安矣然二州藩籬有未安者輔成之策修葺之計正在今日故願朝廷深計而明斷之臣非不知朝廷方務鎮撫外藩消弭

兵革然令日若徇夏賊之意棄其地而不與之爭臣恐此賊遂其狡謀或抑其求以大中國之威靈亦未必不悛懼而知悔回心而聽命故臣伏望朝廷無苟以令日之不用兵為可以息民而深慮異日之兵未息也無苟以令日禦賊為利害事而遠計異日之邊未可安也臣愚不勝惓惓所建修築堡寨利害乞賜詳酌早降指揮

是日蘇轍云明日面奏其會議據王巖叟錄乃十七日也執政會都堂議育奏

請事蘇轍謂呂大防曰令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

邪不欲用兵邪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朝廷須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歷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為界此理最為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草地非所賜城寨蓋指延州塞門義合石門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城要約才定朝廷又要於

西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䍃勉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令者又欲於定西城與秦州隆諾特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令雖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謂何從來大言斷送用兵不過范育姚雄狂生一二人毋令西人壓境姚雄引兵於揄木岔堡中藏避不出王文郁

擁三萬人於通遠軍閉城三日雖强弱不敵然亦足見此輩非如古人能以少擊衆可恃以制敵者而朝廷信其妄言輕結邊釁難矣劉摯曰恃不用兵之説雖然美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横来相加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令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奈何乃定議不從育計明日面奏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嶮此意

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大防曰朝廷指揮亦不至大叚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為方令保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復引大兵來爭此否大防等皆言令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耳若不加詰責或再有陳乞皆曰竢其再乞詰責未晚太皇太后曰邊防忌生事宜早賜約束大防等乃聽退就都堂行約束轍欲多為詰責語王巖叟曰當職官諭列職事有

何惡意彊敵在境上又沮之教如何作乃止增顯屬生事一句巖叟蓋主育議者故云耳戒敕熙河蘇轍遺老傳記此事甚詳今從之但無月日今取王巖叟繫年錄依所錄用日附見巖叟議論不復詳載要亦不出轍所記但載巖叟辨轍多為詰責語一節王巖叟繫年六月十八日子由出班論范育欲移堡寨以此生事乞於今日文字中添入約束指揮簾中曰聞説邊上多是引惹余曰西賊無故十數萬人入寇邊殺戮老小安得不為禦捍計非生事也今已不從子由又曰蓋因朝廷道理曲呂相曰朝廷道理不曲且如今日報賀坤成人使延安過界又却十數萬兵在境簾中曰外地不識好惡貪取無厭退就都堂添約束語子由欲為責問語余曰當職官論列職事有何惡意强敵在境上又沮之教如何做遂止增一句而已密院進呈西人初報十五日過界既而寂然無耗至十

九日忽然却來計會盖每歲不來界上必令人去體問招呼令歲預戒邊臣如不來則勿問所以令自至太母日不計會甚好

丁未吏部郎中岑象求為兩浙路轉運副使左承議郎楊瓌寶為轉運判官仍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緡從蘇軾所奏令象求等賑濟災傷也　樞密院言應排連長行充承局押官者先取年五十五以下有戰功公據者仍以戰功多少得功先後傷中輕重為次事等而俱無傷中則以事藝營名第之詔可舊錄特詳今從新錄

已酉于闐國遣使貢方物左朝奉大夫林邵為都官員外郎　引進使嘉州團練使狄諮差充館伴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副使以病臂乞免詔溫州刺史向宗回代之

三省言沿邊州軍得替官員將俸餘職田錢願就本處入納赴京請領者不得入過所請之半委本州契勘的實一半合剩錢數入納附朝廷封樁帳外附訖方得書填合用公據給付牒在京榷貨務以末鹽錢支還仍限當日申提刑司李終榷貨務提刑司各依條具帳逐

一開坐申其非俸餘職田錢及受請囑而詐冒入納若請囑之人並杖一百許人告以所詐入錢充賞錢從之

樞密院言將副丁憂元是軍班換授并現任沿邊給假十五日不得解官及離本任即欲奔喪或扶喪前去假內可以往還者聽理為在任月日仍依取送家屬差人乞解官者奏候朝旨從之（新本削去）

辛亥戶部言今後新城諸門透漏私錫入門貨賣百斤以上依出產地分廵捕官司不覺察私置爐烹煉法百

斤展一年磨勘選人殿半年參選二百斤展二年磨勘選人殿一年參選從之新無

壬子詔以暑熱權停在京工役三日　詔除名人趙仁恕特送陳州編管以言者論其刑名未當罪也初四日約法十六日彥若乞祠二十八日罷侍讀

給事中范祖禹言張亞之差權發遣開封府推官楊增差權知開封府司錄參軍竊以亞之為性酷虐增天資刻薄不可用詔並罷張亞之以知泗州除府推在十九日楊增未見

甲寅知潞州苗授為右衛上將軍提舉崇福宮從其請也劉摰云授昔在西邊諂事李憲以軍功欺罔寖貴遂授節鉞領殿帥然諰諰常懼人擿其惡又家富洛下生理已成居第甲於洛蓋所謂史館園者官窮家富故日為去計不復有意於報効前年託疾得潞州令乞宮觀而護節不納遂得此除金吾與左右衛異於諸衛但俸六十千而品與節使同班仍在其上亦優命也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為殿副武泰節度

戶部請河東路諸州軍合用糴本錢內

預先約降四等交引一半計八萬貫空定州軍降付本司分擘與逐處趁時糴買候轉運司點勘申到合用交引依數折除從之新無　吏部請官員係朝廷差出除在任人及非在任人如緣軍期邊事刑獄及往水土惡弱處各理為在任外若朝廷差委幹當事務如無稽違許以二日折一日理為考任及三年以上者申尚書省樞密院審察事體重者取旨或與理為一任從之　鄂特凌古進馬一百七十九疋詔户部逐匹估價於都數内增

二分回賜　是日樞密院進呈西人初報十五日過界既而寂然無耗至十九日忽然却來計會蓋每歲不來界上必令人去體問招呼令歲預戒邊臣如不來則勿問所以令日自至太皇太后曰不計會甚善此據王巖叟日錄附見吏須刪削又進呈北人到雄州三接人從爭三揖就坐自來皆三揖令欲止一揖意為雄守王崇拯及接伴守文昌齡堅執仲如例太皇太后曰須放疎劣相雄州事要不須載記得與守文昌齡有相涉吏檢語錄看

乙卯吏部言犯私罪徒或姦贓及失入死罪磨勘改官後事發並申改正餘犯準幕職州縣官所展考任法展

年磨勘情重者奏裁犯罪改官後來事發而於法合改正已經轉官者免改正其私罪徒及姦贓不在磨勘之限失入死罪展年磨勘情重者奏裁從之　詔以田思和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充溪洞都巡檢武騎尉以其祖忠海死命承代其故官也

丙辰皇城使李嗣徽為鄜州鈐轄從京東西路安撫使蔡京辟也　吕大防言昨得御前劄子以蘇軾撰上清儲祥宮碑頌示修宮費用皆出自禁中此事近臣雖或

知之而外庭鮮有知者因此令中外具知甚便太皇太
后宣諭曰上清儲祥宮本先帝所建意為皇嗣令來正
欲成其願凡百費用皆本殿收拾錢物應副無分毫侵
損國用比來亦有一二言者蓋不知也　御史中丞趙
君錫言臣伏見近日臺諫官論列斷趙仁恕罪名不當
及趙彥若詆誣監司等事臣取到仁恕按卷看詳委有
勘鞫未盡事理昨所降朝旨雖是朝廷矜恤干繫人等
不欲暑月追逮然潤畧仁恕重罪處以輕典公議不平

兼未經辨理須他日飜覆自訴而彥若不能教子失為父之道公肆詆誣上欺君父無近臣之體置而不問實累聖治欲望出於睿斷早賜施行六月二十二日君錫奏此　監察御史安鼎言臣近三上封章彈奏趙彥若罪犯臣之愚誠以謂天下之惡無甚於欺詐施之鄉黨朋儕猶有刑辟之禁況罔惑朝廷搖撼大獄撓天子之威柄欲使良善受害姦惡僥幸者乎此風浸長則人不得安居法不常行凡人主之所憑恃者不為重且固也今按彥若之

罪具有此情臣前後論列其誠至懇到矣其言至明切矣而天聽高遠終未聽納臣反覆思索未識其由豈謂臣卑微不足信耶不然陛下左右有為彥若之黨者挾私好曲為游辭以蔽惑明聖也審如臣言不足信則乞出臣前後章疏宣示朝堂以稽合衆論審彥若在朝有黨則是朋比之漸臣下預威福之迹已著尤宜謹察而深防之也況彥若心性陰狠精神滯闇徒有記誦之學而不識義理真所謂書簏及畫地餅爾故施於行事無

聞馬及至任情冒法則與市井小民無異此何足以煩朝廷排衆論沮公議而宥之邪臣伏乞陛下奮然獨斷早以彦若付吏書罪重賜黜責以警天下之輕妄也六月十三日

監察御史虞策言臣近曾三次具狀彈奏翰林學士趙彦若為其子仁恕在官酷虐贓汚事發輒緣飾巧言欺罔朝廷指論監司不實等事乞特行黜責至今未奉俞旨臣伏以風憲之職是謂耳目耳則司聞目則司見茍不聞其詳不見其實則雖一言誠不可妄加於

人既聞其詳又見其實言雖再三不敢有所避也令彥若誣罔之罪表裏悉露是以皦然公義弗與無所逃刑有言責者其可乎且田里小人不可責以行誼者也紛然訟爭於令長之庭言苟不實刑必隨之彥若朝廷近臣乃敢無所愧恥憑恃權勢肆為欺誕上書天子快私忿怒誣罔不實輕犯典刑此與田里小民所為何以異朝廷獨置而不問中外疑惑不知厥繇若謂彥若以其子之故而上書為可恕邪則是凡有子犯法者父皆可

得而欺君也若謂彦若止是處鍾浚挾情攟拾為王安禮報怨為可恕邪則是為姦言巧辭誣下罔上以撓法者其人皆可得而無罪也臣謹按彦若之為人外示淳厚中實狡詐何則方其手初繫獄則上書訟監司挾情攟拾為人報怨此其意不惟以姦言巧辭營惑朝聽其實以形勢敢爭無憚示人陰欲撼搖之此彦若之狡計也及其手已除名彦若自知罪不可逃則又上書併為自訟以幸朝廷憐其知過而或恕之此彦若之狡計也

反覆顛錯如此天下觀聽其可欺邪縱朝廷置而不問尚使危冠大廷接武多士入直玉堂侍經上前一切如故彦若獨何面目哉論思清切之地師儒之臣而其人物如此臣恐取笑四方玷辱聖朝伏望陛下早賜指揮檢會臺官前後封章發震耀之斷正欺罔之誅重行黜責以懲姦倖以正賞罰以肅紀綱臣不勝惓惓之至六月二十五日

果奏此

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訪聞近者知潁昌府陽翟縣趙仁恕犯法本路提點刑獄鍾浚發其事仁

恕之父翰林學士彦若論浚不公以謂浚為前執政王安禮報怨乞移鄰路取勘及差宿州符離知縣孟易勘到仁恕情罪録問孟正民疏駁易所勘情節與元勘不同朝廷重於移獄更不重勘止依大理寺約定刑名仁恕追兩官除名勒停彦若放罪者臣近到臺訪問諫官御史累具論列竊謂朝廷必有施行今涉日稍久未聞睿斷勘會仁恕牢執之親近臣之子受贓殺人敢行不忌鐵枷石匣木驢蒸餅擦皮取血之類近世酷吏所不

敢為前後强僱部民女使不少又有因緣自縊之人及
不覺察妻阿麗買物虧價一切違法罪犯品目不可勝
數大理寺止約赦前供已僱人搬家屬錢五貫八百五
十五文足重罪外其大約職田筵會供巳生日支散之
類正入巳贓約計三十貫有零未嘗併計朝廷止依大
理寺約法追仁恕兩官除名勒停議者雖識朝廷仁義
以大暑重於移獄而竊謂所以治仁恕者猶未當罪蓋
以聖朝平時愛民之意有一情理貪暴如仁恕之罪必

須特旨施行令仁恕罪大惡極如此而朝廷止令取重罪約法有司乃覬望滅裂遂止取此一項餘皆以謂罪輕或情節未圓一切畧而不問朝廷從而行之臣實未知所謂也且朝廷務出寛恩而因辭未服時移事乆證左不備仁恕出而自陳則是適足為仁恕啓異時欺誕之路臣初傳聞彦若自訴之語謂其父子天性之愛亦足可憫又考仁恕殘虐貪暴付吏按治又皆有實而彦若不能引義自克肆情罔上然後以謂治仁恕之罪不

可以不盡而所以罪彥若亦不可以已也竊慮朝廷重於冒暑移獄害及平人勘敕以下趙仁恕恐已歸在京師欲乞勾赴御史臺據按引問仁恕若服則據罪論刑如或不服審有可疑即乞朝廷别差朝臣一名詣潁昌府推治要之必使仁恕服罪不使他日可以幸免而後已其彥若素寡識慮自干典刑猶居從官出入勸講甚非所以塞公議伏乞先賜罷黜以戒有位貼黄勘會二罪已上俱發以重者論惟犯贓法當併計令仁恕自盗

搬家屬錢外自有正入已贓不少一皆不治則殘忍贓吏何幸而朝廷恕之何深伏望聖慈特賜膺照六月二十五日

畏此奏

侍御史賈易言臣聞公義勝則天下治公義廢則天下亂非獨人事實天道也竊惟仁聖之君垂拱於上忠良之臣丞弼於下至誠求治惻怛愛民之意雖格於天地交於鬼神可也奈何蔽於小不忍之言而亂天下之法正使罰不懲惡而人皆輕犯夫豈治天下之道乎以趙仁恕之貪虐殘賊彦若之誕謾欺罔臺諫論列

罪惡著明終緣私恩尚抑公議人神共憤物論沸騰臣
請究陳其事覬回天聽特正典刑按仁恕闒冗下流而
敢慢侮國威肆為不法蔑絕人理賊殺無辜則以平人
蕐辛勘作賊徒令座木蒸餅仍加綁吊慘毒備至死而
復生終致脊骨曲趺脚紐筋急永為殘疾又暗加杖數
決殺王宗郭德每遇決遣罪人更用瓦片擦其瘡出血
數升而後已殘酷之狀不可勝計聞者為之痛心疾首
其攘竊贓汙則侵盜贓賜賞罰銅諸色官錢凡數百貫

事發之後令其妻男燒毀草歴又强取民家女使數十人賤買紅羅數十匹却將貴價出賣强勒等第人户出錢二百餘貫買書箱收在後廳用贓罰銀打大酒升行用致大量過官酒計虧官錢二千餘貫自餘公取自盜之贓莫知其數監司畧按發本州結證所招情罪十未二三其父彦若明知所犯罪在極典不自引咎乃復儌幸茍免頓忘君父之尊有不欺之大義而巧飾詐辭誣奏提刑鍾浚以為非理攟拾仁恕蓋其不肖之心有所

憑藉故無忌憚如此亦既差官别勘使干連數百人横道追擾禁繫經年愁嘆嗟呼頗傷和氣實彦若爲之臣嘗論其不可赦之惡乞行推鞫究其實犯然後議罪定刑以示天下大公無私之政如聞仁恕止令陳州編管乃更便於仁恕曾何損哉彦若依前放罪事出無名中外喧傳益歎不平之甚也且如仁恕所犯非死不足以謝無辜被害之人設以聖朝寛恩貸其殘喘猶當配流嶺表以戒不法小人彦若則黜於散地使自省循庶乎

上下肅然莫敢不情以事君父是謂罰當罪則姦邪止亦所以信於天下也臣獨不知陛下何疑而不行意者必有挾姦言為彦若之地者獨以為一眚謂不足揜其所長如臣考於士論則謂彦若腐儒素無他長徒以區區記誦之學冒切清顯用過其實曾何小補顧有違經賊義罔上不忠之大惡尚可忍哉是乃底裏皆露洞見肺肝復何忠信仁義之有又況刑賞之設在乎勸沮善惡帝王所以治天下之法故雖長孫無忌勲戚兼重而

不使阿容撓法矧如彥若硜硜鄙夫顧可屈撓治朝之正典而累陛下無私之德乎伏望聖慈深鑒古今治亂之原謹守祖宗太平之法赫然獨斷以暢公議貼黃彥若闒謬乖剌如此虧損聖朝寵任之明已甚加有欺天犯義之大惡雖覆載并容未行顯戮庸可久汙論思清切之地乎使彥若血氣心知不異於人顧何施面目入侍帷幄出入禁塗又況口談先王仁義之言而躬行市井諼詐之行誠恐鬼神亦得而誅之也令若黜於散地

聊示薄責是乃睿慈保全之也又貼黃仁恕所犯極典令既滅裂不加考究必開異日辯訴以為寃抑又推勘官孟易觀望事勢出入人罪公然市獄為姦亦宜顯罰然則再行推鞫之請未可廢也如或以為干連人衆追呼搔擾則明降指揮所差官除陽翟縣人吏與仁恕同情作過及後來傳道獄情改變事節之人外其餘百姓等更不得勾追如合取問照證只令就州縣供狀封送勘院施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是日詔翰林學士兼侍讀趙彥

若罷兼侍讀用臺諫官之言也十六日乞祠不允十月四日十二日降黜實錄云詔翰林學士趙彥若罷兼侍讀以言者論彥若敵子之惡誣人罔上故有是命令悉取言章依月附見于前劉摯曰記載彥若罷侍讀事尤詳令附注此摯云彥若有長子仁恕為許之陽翟令貪虐不法有狀提刑鍾浚按發之勢甚暴彥若上書言臣往為諫官嘗劾王安禮浚實安禮黨恐挾此暴怨獄有不平願移獄改推內批依奏遂於隣路淮南差官止於許州制勘獄成錄問官駁以謂失重罪法當再勘自去年十月始制獄於是已半年餘矣知許州韓維奏曰此獄連逮三百八十人令前勘可斷者已決四十二人餘人尚多方此盛暑若依朝旨移於亳州置獄即地遠冒暑淹繫可矜仁恕之妻子已病危篤士人家尚爾細民可知願止就本州別推呂大防與二三公議曰仁恕案內自盜贓無所駁正可約此重斷足矣名法寺刑部約法於都省時六月三日

也明日將上仁恕贓至追兩官除名勒停更不再勘枚下言者交章或謂仁恕斷輕失其大罪或謂前勘未經伏辨異時可許須當再推或謂如不欲再興獄而抑仁恕赴臺取一審狀具意大抵以摯與彥若姻家事在嫌疑故力論不已又皆痛詆彥若為前不合安乞移獄是上書不實又云為沒報仇是誣告乞重行責摯閒諸公於上前說彥若以從官誠不宜輒上言予有罪聽官司治之可也然彥若以父子之情迫切而言止乞移推爾謂為不實誣告非也言者既不止遂增仁恕以陳州編管彥若三不允而請宮觀不已至是乃有此命言者惟貫易揚畏安鼎皆言仁恕侍親黨作過意謂摯也此事摯首曾面奏以親嫌恐招言者指目文字不敢與聞故終始不知其議每奏及此先下殿七月四日并十二日摯又云各附注本月日

刑部侍郎

韓宗道為戶部侍郎禮部侍郎彭汝礪為刑部侍郎劉

摯自叙宗道嘗為摯言汝礪之父為饒之州吏昔范希文守饒也汝礪父引其長子願係名時年十五六汝礪凡也視其眉目秀因曰何不令學吏曰貧甚本白屋修學非分也希文強之置于庠仍給錢米資之年歲間頗有進益時汝礪年方童丱日持飯以餉其兄每留之教以書遂就學至於成汝礪既登科過許時希文之子純禮簽州事汝礪輒詣致敬叙恩地純禮莫喻其故而汝礪自道如此以謂家本不學由先公之教遂易其業不

惟知學令乃成就門户與士大夫齒此恩為不報范氏賢汝礪謂他人狀元登科豈復肯道他人所不知衆人所恥言之事以謝人哉摯曰汝礪誠可貴也宗道因謂摯曰公知汝礪何不還其舊物摯可之汝礪本乞兵部以避梁燾而兵部王汾苦足疾憚禮部之多祠事故不可對易會户部范純粹除延安宗道時以刑部權户部遂正除之而以汝礪補刑部禮部不置貳自無所闕汝礪亦不薄刑部如此則諸曹粗定以次延頸而望者

又少息也　三省樞密院奏温錫沁獻馬與文彦博舊例送經畧使官答賜馬納官令取吉太皇太后令以馬賜彦博王巖叟曰陛下若降一詔書賜之亦朝廷美事初呂大防劉摯與同列議送馬事於崇政殿欲只用帥臣例韓忠彦曰方疑面生同列皆無言既呼班巖叟謂宜賜彦博以詔蘇轍蘇頌難之傅堯俞曰朝廷賜馬亦常事有何不得賜巖叟曰可諷二相及延和庭下始諷達然上意開端已曉便有賜意既而樞密欲具本末劄

與彥博知又令范育一面牽送嚴叟曰劄子太輕須降詔遂添入令學士院降詔六字再奏知仍先呈三省乃下是月趙彥若為子仁恕待罪放罪蘇轍避凡請外不許文彥博辭子及進職許之劉摯謂三事皆當降詔乃皆不用朝廷典章廢矣此據摯十二日所記摯為右相乃有此言不知誰當任此責者姑存之月末更俟考詳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秋七月己未熙河蘭岷路經畧使范育言鄂特凌古蕃字稱果莊年老若在者乞遣回已死即付骸骨詔以鄂特凌古恭順朝廷結斡磋代父管勾部族寧靜特從所請令西京焚果莊屍收骸骨付進奉人其鞍馬分

物等並給還仍令育諭之　侍御史賈易言臣竊以天下大勢可畏者有五而旱乾水溢日星謫見無所與焉一曰上下相蒙而毀譽不以其真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四曰人才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夫毀譽不以其真則主聽惑主聽惑則邪正無别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黨日進政化陵遲亂之所由生也言上下相蒙則是人主聰明壅蔽下情不上達之謂

也可不畏乎夫官人不任其責則萬事隳廢彛倫攸斁惡吏市姦而自得良民受弊而無告愁嘆不平之氣充溢乎宇内以干隂陽之和災害所從而起也言政事苟且則是無復有治道而姦吏蠧賊靡所不至也可不畏乎夫生財不得其道則公私困獘衣食之源日蹙用之於無事之時且有患矣不幸倉卒多事則必狼狽窮廹而禍敗至矣言經費不充則是一切用度皆匱乏而歛散屈伸無及時預備之計人情易揺而根本有微弱之

虞也可不畏乎夫教養不以其方則士氣寖弱士氣寖弱則節義凋喪偷合苟容之俗滋長背上忘君之風益甚將誰與立太平之基而寧王國者哉言人才廢闕則是士君子無賢智可用之實而愚不肖充位於朝天下所從而否也可不畏乎夫人心不知所向則以非為是以黑為白更相賊害爵之以高位而不加貴僇之以顯罰而不加懼人君之刑勢無以鼓動四方徼利苟免之姦冒貨犯義之俗何所不有言刑罰失中則是人無所

措手足姦宄由是而莫禁可不畏乎臣獨恨二聖焦勞念治而天下之勢乃如此之弊任事者不以為憂是猶寢於積薪之上火未及燃而自以為安也然則興廢補弊持危扶衰豈無策乎欲知毀譽真偽之情則莫若明四目達四聰使下無壅蔽之患讜言直論日至乎前而讒說殄行無以遁其情則賢佞邪正皦如白日中心湛然如止水如定鑑孰敢欺蔽以售其偽耶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

巧言令色孔壬此之謂也欲官人皆任其責而政事修明則莫若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故四郊不治則責郡邑之臣以其無敦本務農之効五品不遜則責師帥之官以其無承流宣化之績四裔畔援則責之邊帥獄訟煩苛則責之士師盜賊多有則責之警尉羣司百官因任而原省之黜幽而陟明著以一定之制則賢能者樂運其才而疲懦不肖者不敢貪位而尸祿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欲生財

不逆其道則莫若敦本業抑末作崇儉約廢奢僭使四方之民各守其業不見異物而遷講明先王制國用量入為出之法行之天下將使公私富足而九年之食不匱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此之謂也欲教養人才必以其方則莫若闢四門以廣詳延之路縻好爵以厲廉遜之節明詔公卿大臣使各舉其所知名對延問以觀其能否善者隨宜而用之不善者一切報罷然後巖穴無幽

隱之賢朝廷多譽髦之彥矣書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此之謂也欲人心皆知向正則莫若賞以勸善刑以懲惡不以親疎貴賤為之重輕與天下為畫一故為善於家者嘗賞於朝為不善於幽闇者被罰於顯明所以風動四方而信於天下也如此故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之行不作書曰德明惟明德威惟畏此之謂也舉是數者一切以至誠惻怛力行而無倦則太平極治之功何為而不成何

求而不獲哉此疏附見要可削

辛酉故知南州向從元弟從政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知南州 詔翰林學士趙彥若為寶文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彥若累請避言者故有是命劉摯謂彥若四奏乞外祠令得在京疑其未敢安也是日內降五章具間安鼎鼎㥚畏皆言彥若貫易乃别論常事前日易與鼎對後章不即下人藉藉謂論彥若因及摯令日方降出則無所及摯又謂彥若篤學有純德若不能言而中甚剛然暗世故一切不治人事與人少意長厚君子人也救仁恕事雖出於一時迫切妄作要是父子之愛難深責之而言者急攻不釋獨以摯故耳作責詞者極口詆之殊非正言無一人

辯之者六月二十八日彦若先罷侍讀令又罷學士劉摯云云已附注六月二十八日摯七月四日所記仍附注此草責詞者當考姓名十二日彦若又降密直

詔薛向元豐三年明堂奏薦恩澤依見任執政官先是吏部言向昨以罪罷同知樞密院知隋州亡歿已被旨依正議大夫例而其子紹彭有請故有是詔

壬戌工部言監司及當職官員吏人并州縣在任官員或吏人公人各不得承買官估賣之物及請佃承買官田宅違者徒二年即本州縣吏人公人非當職及管而

請佃承買官田宅者各杖一百吏人公人仍許人告估
田宅物價三分中給一分充賞其請佃及買而未得者
各減三等從之新無
癸亥三省言張方平元係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太子
少師致仕元豐官制行罷宣徽使元祐三年復置儀品
恩數如舊詔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依前太子太保充
宣徽南院使致仕蘇軾誌方平墓云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使獨命方平領使如舊令上即位執政輒罷方平使以太子太保致仕當考輒罷緣由是月八日韓川云云閏八月十六

日辯免

熙河蘭岷路經畧安撫使范育言森摩温吉等四人昨同果莊捕獲巴朗古卓斡病死有森摩温吉二人見留熙州令鄂特淩古既通和恭順欲遣還以示恩信從之仍令育諭送還之意 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蘇軾言臣聞朝廷以安靜為福人臣以和睦為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其初為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頻干一郡非獨顧衰命為保全之計實深為朝廷求安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

臣與賈易本無嫌怨只因臣素病程頤之姦形於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為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於謝表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志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名為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以此見易於臣不報不已令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

沉進退在其口吻臣之綿劣豈勞排擊觀其意趣不久必須言臣并及弟轍轍既備位執政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與再三論奏煩瀆聖聽朝廷無由安靜皆臣愚昧不早迴避所致若不早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顧無罪中無所愧而於二聖眷待奬與之意則似不終竊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除一郡此疏即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貼黃稱臣前在南京所奏乞留中一狀亦乞更

賜詳覽施行又貼黄稱臣從來進用不緣他人中外明
知獨受聖眷乞賜保全令得以理進退若不早與一郡
使臣不免被人言而出天下必謂臣因蒙聖知故遭破
壞所損不細矣又貼黄稱臣未請杭州以前言官數人
造作謗議皆言屢有章疏言臣二聖曲庇不肯降出臣
尋有奏狀乞賜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織以無為
有只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離間大臣之類中外傳
笑以謂聖世乃有此風令臣若更少留必須擴拾似此

等事雖聖明洞照有無而黨與既衆執奏不已則朝廷終難違其意縱未責降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如今日因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始終之恩若聖慈於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則又須騰謗以謂二聖私臣曲行庇葢臣既未能補報萬一而使浮議上及聖明死有餘罪矣伏乞痛賜憫察早除一郡

甲子戸部奏立役人差出五百里外借食錢法違戾者令提刑司檢察從之舊錄特詳今從新錄

乙丑宰臣呂大防等言納后儀注昨兩制禮官集議各具所見皆有典據今日恐難盡行臣等尋已參酌修定進入太皇太后曰前議已曾省覽其間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蓋取其便於近事不必拘泥古昔也大防等曰誠如聖諭欲望明示可否然長秋久未建立中外極不遑安不審内中已有定議否外間以為在京臣僚之家皆蒙取索家狀惟高向二族獨未取索衆議深以為鬱太皇太后曰采擇近百餘家猶未有契合者高家不聞

有人向家亦曾取索尚未供到然此非小事固難輕議大防等曰太皇太后深自損抑聖慮高遠固非臣等所能擬議然為國家計則自當付之公議況自古選后多出勲戚之門漢之陰鄧是也而當時亦不以為嫌望早降聖旨下二家依例供進太皇太后曰若是神宗皇帝時則無所不可令若自詔外家誠亦非便大防等曰令禮物悉備惟太皇太后脫畧小嫌特留聖旨使大婚早定下慰四海之望太皇太后曰待更相度大防等曰臣

等不勝願幸八月二日宣諭二族無可者　寶文閣待制知應天府曾肇起居郎孫升並為中書舍人翌日劉摯謂王巖叟曰肇除命幾閣住若值韓原伯必封還賴值孫君孚原伯川字君孚升字也巖叟曰君孚與肇親又肇嘗為君孚行詞甚美因謂摯曰何故復進此人摯曰不欲添兩制故用舊人耳巖叟曰若求正人從下添有何不可摯曰如此豈不佳顧正人難得巖叟曰求之必有後十數日肇卒罷　集賢校理國子司業兼侍講孔武仲為起

居郎秘閣校理徐王府翊善陳軒為起居舍人太常少卿豐稷為國子祭酒左朝奉大夫知晉州盛陶為太常少卿陶與劉摯同年自舉子相從劉摯嘗論陶熙寧末為御史每事必言之而志不堅果應數而已久之去通判隨州瀛州代還落寞不得調甚久摯時自右司得罪數相見自云與蔡確王安禮善冀有獲焉摯勉令至吏部自不妨堂除陶不肯又久之乃得太常博士元豐六年也八年摯自滑州還朝陶為省郎相次為右司元祐

三年冬為侍御史明年蔡確事起陶雖有一章意持兩端陰欲右確改太常少卿諫官論擊之去知汝州一年改晉州遂名以令任陶儒雅有文行而心喜進畏患故不能彊有力在臺日為李常翟思王彭年趙挺之輩所制外又為彭汝礪所咻故志不伸蓋陶性和善可與為是亦可與為非非全不知理者要之善人君子也若用之文詞之任為宜惜乎其將老矣此據劉摯八月二十八日所記增入陶初除少常時

秘閣校理工部員外郎張舜民為左司員外郎左

朝奉郎溫益為工部員外郎左承議郎曹輔為職方員外郎　中書舍人韓川言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依前太子太保充宣徽南院使致仕臣聞宣徽使之名祖宗以寵勲臣班資恩數與現任執政均與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尤切相等而皆未嘗令帶以致仕且文武異列不合混并宣徽使武官也太子太保文官也豈可使官號混淆合從改正詔依前旨行下劉摯謂方平舊嘗為宣徽院使以官制罷宣徽院後因覃恩轉太子太保

落宣徽使前年復置宣徽院近已除馮京為使故復還方平川乃云文官不當兼武官又云宣徽比樞密副使若宣徽可帶致仕則樞密亦可為致仕官又云朝廷欲以俸優其人緣本官謝事已久又云元豐八年已有不帶指揮川似都不曉此事文彦博以太師為節度使致仕文不兼武乎宣徽但許綴樞密班耳宣徽自可帶以知州樞密豈有帶出者可帶以知州則可帶以致仕矣致仕官自請本官俸錢方平有太子太保俸豈可更請

宣徽俸如此則彦博遂請節度俸矣所謂元豐八年不帶本為已廢宣徽院故也今復置院又除馮京矣川此繳殊無理於是令依前旨而當制乃孫升也升既書行詞頭却送川故事制誥雖輪直然文書猶簽本房舍人時并曾肇詞頭皆送川川狀云方平制昨嘗論列肇亦曾在言路日有彈劾令皆妨礙房吏白摯云川已詣兩給事必有所言此據摯日記修入然范祖禹及朱光庭卒無論列方平亦再辭再降詔不允八月十四日方平再降詔不允辭免令附此

詔調發諸路出戍軍兵自令係三月四月五月替於二月差六月替於七月差樞密院言每遣戍即承用從來月分昨六月差替人聞有中暍足病者多極非便請更此制遂著為令新錄云樞密院言調發諸路出戍軍兵前一月差人替換從之尚書省言將銅錢出中國界者三路及餘路立徒流編配首從等法及許人捕捉告賞錢及知情停藏與官司不覺察之罪即蕃人有犯除河北路外並奏裁從之舊錄特詳令從新錄

三省言陜西制置解鹽司舊專設官總領後來方令

轉運使一員兼管致職務不專有害鈔法乞依舊差官充制置解鹽使更不令轉運使副兼領從之　給事中范祖禹封還錄黄曰伏見仁宗慶歷中范宗傑為制置解鹽使行禁榷法公私大受其弊於是范祥請變法至八年乃以祥為陜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盡革宗傑之弊課入亦增祥初建議當時論者爭以為非而韓琦包拯等皆以祥法為便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陜西轉運使及李參代祥官課遂損嘉祐中張方平

包拯請復用祥祥之鹽法至今稱之及祥卒薛向繼其後祥與向皆號為能言利豐財之人然皆以提轉兼領由此觀之鹽事修舉在於得人不在置使也設官置吏別為一司權輕則不足以動州縣權重則是又增一監司州縣承稟無不煩擾又提轉之外別置使者以主財利無不好相侵奪各求自便此人情之常也若每事專設官則轉運使遂無用尚何以主錢穀為職哉古者利不百不變常朝廷方欲省官惜費茍無大利害則不若

且如其舊臣竊謂作事謀始所宜謹重故未敢行下不從祖禹繳奏政目在七月二十二日令附此八月二十二日乃復置

丙寅遼國遣使長寧軍節度使耶律純嘏副使朝議大夫守太常少卿充乾文閣待制韓資睦來賀坤成節

戊辰刑部請廣南恩端潮等州縣瀕海船户每二十户為甲選有家業行止衆所推服者二人充大小甲頭縣置籍錄姓名年甲并船櫓棹數其不入籍并櫓棹過數及將堪以害人之物并載外人在船同甲人及甲頭知

而不糾與同罪如犯强盜視犯人所犯輕重斷罪有差及立告賞沒官法從之

己巳夏國遣使來賀坤成節　三省言諸州衙前舊行衆法日除依優重支酬外未有差使者並月給食錢昨降指揮以舊日所支雇食錢量添入重難分數即令來招募到衙前其空閑月分既無舊日所支錢數竊恐遂致闕乏詔令户部下逐路轉運提刑司隨州縣土俗於所用支酬額錢内參酌立定優重分數及月給錢其錢

不得過舊募法所支數　戶部請諸州衙規內十分闕一分已上招募未足處以元祐元年罷募法日所用優重支酬雇食等都計錢數為額闕一分已下及招募數足處以新定優重支酬等都計錢數為額如合增損並聽本州當職官勾勒衙衆公共相度隨宜增損即不得過上項額數其合係額外增分數者具利害申監司考察保明申部從之又請諸路投名衙前並依三路已得朝旨除依條本戶合差耆長不免外其餘色役並免詔

應諸路投名衙前與免本戶第二等以下色役其見役鄉差人户令並招募人投名替放了當如鄉差人願投充長名者聽政目修衙司條　左諫議大夫鄭雍言趙仁恕罪名約法斷放其獄既難追正獨當稍重彦若之責侍御史賈易言彦若不顧義理肆其誣罔令除寶文閣學士提舉萬壽觀是旌其變詐而被以特恩右正言姚勔言近例翰林學士非因責降别與差遣者除閣學士所謂龍圖寶文者雖殊其為閣學士一也今彦若豈當與無

過之人等詔趙彥若為樞密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劉摯云彥若辭寶文閣學士不受且言者猶未已故有是命然仁恕初敗官彥若以鍾浚之嫌乞改推而已不知言者何故指以為罔上不實又以為姦邪狡詐又以為誣告也若彥若不曾言王安禮而浚非安禮黨則可以謂之誣罔矣今罷翰林又罷經筵又罷史院又降差遣而又降職名是當何等罪也摯以連姻不敢言他日必有辨之者既踰月詔許彥若任便居住復有旨差兵級二

十人送彥若還青州并催給所當得船摯女為彥若次子婦摯子路又娶彥若女摯每稱彥若善人篤學久侍經帷無過特以純柔為衆惡少擠之無一人為言之者殊非祖宗崇奬淳厚眷遇侍從之意惟蘇頌咨嗟嘆息之而已彥若内自立不肯復留亦不以一毫干人稅客舟飄然而去朝廷風體薄矣（此據劉摯八月二十八日所記令并八月十四日許便居擬取附七月十二日）

鄜延路經畧司言宥州牒南界於邊界修起封子八箇條鎮戎軍營界已行毀拆請勿再修乞

且依舊如西人向去恭順再來理會即令毁去詔令作本司意稱委官按視候見實狀别具關報次　措置湖北邊事司言沅州最處極邊戍兵不習水土例多死亡乞以辰州雄畧第十五二十五兩指揮兵負更戍免戍他路仍於本州添置有馬雄畧第八指揮以四百人為額候招配人及五分奏乞支馬仍令後馬軍犯罪該配者並免特刺充沅州雄畧馬軍不許差出從之　兵部言兵部格掌蕃夷官授官主客令蕃國進奉人陳乞轉

授官職者取裁即舊應除轉官者報所屬看詳主客止
合掌行蕃國進奉陳乞事體其應緣進奉人陳乞授官
盡合歸兵部若舊來無例創有陳乞皆令主客取裁誠
恐化外進奉陳乞授官事體曹部執掌未一久遠互失
參照欲乞令後不以曾與未曾入貢舊來有例無例其
應緣進奉人陳乞授官加恩並令主客關報兵部從之
新本無此
已巳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蘇軾言伏見浙西諸郡二

年災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為一農民棲於
邱墓舟栰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聞見流殍之
勢甚於熙寧臣聞熙寧中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
十餘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
七月方見新穀其間饑饉變故未易度量吳人雖號柔
弱不為大盜而宣歙之民勇悍者多以販鹽為業百十
為羣往來浙中以兵杖護送私鹽官司以其不為他盜
故畧而不問今人既無食不暇販鹽則此等失業聚而

為寇或得豪猾為之首帥則非復廵檢縣尉所能辦也
恭惟二聖視民如子苟有可救無所吝惜凡守臣監司
所乞一一應副可謂仁聖勤恤之至矣然臣在浙中二
年所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而
米價不躍卒免流殍蓋縁官物有限饑民無窮若兼行
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中路闕絶大悞饑民不免拱手
而視億萬之死也不如并力一意專務糶米若糶米不
絶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縱有貧民無錢可糴不免流

殍蓋亦有限量矣臣昨日得杭州監税蘇堅書報臣云杭州日糴三千石過七月無米可糴人情洶洶朝不謀夕但官場一旦米盡則市價倍踊死者不可勝數變故之生恐不可復以常理度矣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兩浙轉運司限一兩月内約度浙西諸郡合糴米斛酌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終除見在外合用若干急遞奏聞候到即指揮發運司官吏并轄下諸路封樁及年計上供錢斛内擘畫應副須管接續起發赴浙西諸郡糴賣

不管少有闕絶仍只依地頭元價及量添水脚錢出到
貴米脚錢並用支買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樁錢物所貴
錢數流通不致錢荒所有借貸俵散之類候出糶有餘
方得施行以此計置雖是數目浩瀚然止於糴賣不失
官本似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糴米不絶直至來年七
月終則雖天災流行亦不能盡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
行即乞先降手詔令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
知朝廷已有指揮令發運司將上供封樁斛斗應副浙

西諸郡糴米直至明年七月終不惟安慰人心破姦雄之謀亦使蓄積之家知不久官米大至自然趁時出賣所濟不少惟望聖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賜施行貼黄稱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糴米五百萬石蒙聖慈依奏施行仍賜封樁錢一百萬貫令糴米而發運司以本路米貴為詞不肯收糴去年若用貴價收糴不過每斗七十足錢盡數收糴猶可得百餘萬石則今年出糶所濟不少其發運司官吏不切禀遵之罪朝

廷未嘗責問習玩號令事無由集令來若行臣言即乞嚴切指揮發運司稍有闕誤必行重責所貴一方之民得被實惠所下號令不為空言